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

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凡十二世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武皇帝。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人。楚漢間司馬卬為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晉國既建何曾以帝

髮委地手過膝非人臣之相遂定帝由太子。文帝以世子為太子事見前嗣為王。遂代魏稱帝并吳而一天下。

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

而綏撫之。會詔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眾

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

而綏撫之。會詔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眾

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

而綏撫之。會詔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眾

軍會議。預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遂指授摩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

相張悌督沈瑩太守諸葛翽字仲思魏諸葛等率三萬眾渡江迎戰。大敗。悌及瑩等皆被殺。先是悌率眾

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蓄力以待之。今若遽江與戰。不幸而敗。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

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苟其喪敗。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坐待蜀兵之至。恐士眾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

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與戰。揚州刺史周浚戰于板橋。大敗。觀欲遣兵去。使迎悌。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

也。且我為兒輩。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願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觀流淚而去。悌

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牛渚山名。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北。其山下。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

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以濬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

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之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是張悌敗死。揚

別駕何憚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憚憚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且詔令龍驤受我節

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求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

晉武帝

武帝令濟受渾
節度任將不專
幾至簡事杜預
徑造建業之計
實為扼要不愧
平身首功

舟師之利全在
運轉迅捷陶潛
稱大船可克敵
是所謂恃眾勝
寡怯懦之流耳

孫皓愚闇數語
差強人意然以
面縛受封之人
懼罪不暇直言
亦設此座相待
是自取禍也至
此果能為此語
必其不降死社

當時贊錄
王渾私意猜忌
動輒阻撓豈蕭
何發縱指不可
比安得列為上
功武帝既知劉
頌之失而不能
鑒別是非仍優
渾爵邑何以示

而遠置一須詔命乎渾
不聽何渾廬江人
頃險設倭為百姓患苦至是殿中親近數百人請誅會吳主惶憤從之陶潛自武昌還謂琅邪王仲亦臨近
吳主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于是合眾授渾節鉞未發而潰陳時琅邪王仲亦臨近
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渾請降而送璽綬于仲渾舟師過三山有三峯南北相接吳時為津濟處渾遣信要
與論事渾舉軍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渾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王皓面縛輿櫬
詣軍門降渾解縛焚觀延請相見亡凡四主共五十九年琅邪王仲以皓致印綬于己遣使送皓洛陽關吳
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以一校尉
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孫秀吳大帝母弟臣之孫為吳夏口督以皓見疑奔晉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洛陽城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
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
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
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先是王渾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
為金城太守諸葛觀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姊琅邪王妃家因就見焉觀逃于側帝通見之觀
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為慙愧詔以為侍中固辭不受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封拜平吳功臣王渚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渚乃濟江以渚不待己意甚愧忿將攻渚渚參軍何攀字惠興蜀
勸渚送皓與渚由是事得解何憚與周浚賤使諫止渚渚不納表渚違詔不受節度渚子濟尚公王宗黨強
盛有司請檻車徵渚帝弗許渚至京師與渚爭功不已帝命廷尉劉頌廣陵人校其事以渚為上功渚為中功
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魏代漢改京兆為太守等于列郡乃詔增渚邑八千戶進爵為公以渚為輔國大將軍與杜
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渚自以功大而為渚父子黨
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
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渚曰吾時人咸以渚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
始懲節父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違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渚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

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遷襄陽以為天下難安忘戰必危乃勤于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澧水以浸而用水之口刺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澧水注見前楊口壘楊水之口水經注楊水逕竟陵縣北入于沔謂之楊口是也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天門縣其西南有楊口壘夏水在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大江下流入漢巴陵注亦見前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卒。威為尚書時威由豫州刺史拜尚書復出為青州常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

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吏止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初威父質為魏荊州刺史有清績威往省之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止宿廬中及歸質賜以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白不識于何得此絹質曰此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乃受之威入晉歷官宰牧嘗賜見帝問曰卿清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如也

質字文德卒于荊州

詔罷州郡兵。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乃下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

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

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嗣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陶璜字世瑛丹陽

林陵

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

梅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字文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

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王沈魏書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其中部大人曰柯最闊居慕容氏為大帥此為慕容氏之始晉書載記魏時燕代多寇步搖冠涉歸之祖好之遂襲冠焉

諸部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冠昌黎魏郡晉因之地在今熱河塔子

以慕容為氏胡三省曰步搖之說疑或云之說慕容臣子附會之辭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交

置應劭曰今昌黎水經注引之考三應劭志正漢初年鮮卑內屬立昌黎縣以居之又晉書地理志遼西郡交

縣乃漢縣地遼于此立廣寧縣為營州治全大定間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胡三省注

改名曰昌黎非魏晉昌黎地也馮智舒質實所引誤

慕容氏于此置縣元魏併入龍城龍城即漢柳城注見前之北號慕容部胡三省曰慕容氏始見此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魏初少西內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

往住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牧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此萬世長策也不聽郭欽西河人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咸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于

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

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中護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免都官從事程璜徑往入營

之弟也駁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于財競以奢侈相高璜以招金崇以蠟代薪璜作紫綵步障四十

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用赤石脂帝每助璜當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璜以示崇崇以鐵如

意碎之愠怒崇曰不足多服乃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愠比者甚眾愠怙然自失車騎司馬

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禍甚于天灾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

士人程衡字長元廣平曲周人王愷字君夫東海却人石崇字季倫相高尚無有窮極羊琇字稚舒泰山陽

障蔽若今之望恩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

會帝問華誰可能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擊

徵之統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願由太祖帝變色曰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善卿者必知六嬖嬖急

之宜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策無遠功在不賞遂搆免逆耳向令錄其小能節以大禮則

亂心無由生矣帝然之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恩堅冰之漸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夏四月賈充死今改書平充老病自憂諡傳去聲從子模字思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死充無嗣妻郭

韓謐為世孫曹芳諫曰體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諡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首節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絕父祖之血食聞朝廷之亂原案諡法昏亂紀度曰荒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器亦多敗檢若德

請益荒公帝更曰武韓諡字長深南陽堵陽人父壽字德真母費氏充少女也苦人城郭見春秋魯襄公六年穀梁傳晉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珉皆惡之統言于帝曰陛下詔

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

驗矣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於是羣臣皆切諫王澤曰攸至親威德宜贊朝廷今出之

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譏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帝不聽

也歷觀古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疏者庸可保乎帝不聽

侍中王濟甄德與明帝幼女淑合葬者也事見前使其妻公主濟尚帝女常山公主德俱入涕泣請帝留攸

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明年正月命太

之物博士庾粲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問以方任嬰之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

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祭酒曹志數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

之隆其殆矣乎乃極諫以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

答所不問構造議論遂免志官除粲等名賜齊王備物殊庾粲字允臧純之子曹志字允恭譙人

癸卯四年春三月辛丑朔日食

大司馬齊王攸卒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

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血而薨

初攸有寵于文帝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終為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

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之荀勗馮統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

我言帝致愛攸甚篤已為荀勗馮統所構故為身後之慮因出之及薨帝往臨喪哀慟不已

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殯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夏琅邪王伉卒諡曰武祖子觀字思嗣觀即元帝之父

冬河南荆揚太水

歸命侯孫皓卒

甲辰五年春正月龍見五庫井中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

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晉武皇帝

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理乃止

乙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初陳羣為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事見前使銓

次等級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蔽日滋蓋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

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易地

首尾倒錯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在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

其才之所偏五也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產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狀

職上列其善各任受憎以權其私天下之人憚德行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

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更立一代之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用亦言

魏乘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域同規無復懸屬異土宜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浮競自息不報

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時渾子濟為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字長興汝南西平人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

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既而曰頗知愧石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

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初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司徒魏舒罷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亦衆人有以激之耳

母論中正九品

足為鑒數即可

以得人而敷材

之柄不出朝廷

清議而黨禍成

勢所必至耳故

鄉舉里選之不可行與井田封建等

濟帝塔也罵而

後官固不成語

乃潛對亦如罵

一時尚有君臣

父子之體乎

晉惠賈秀武帝

已畢見而以有

孫自解墨守嫡

長之常談坐忘

遠慮唐太宗明

太祖之事皆由

先事不斷賢釀

成之真所云知

秋八月星隕如雨

地震

配十年夏四月鮮卑慕容廆

迎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

配十年夏四月鮮卑慕容廆

迎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

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至是廆遣使請降詔以為鮮卑都督廆調見東夷校尉何龍以士大

之鬼乃改服戎衣而人人問其故廆曰主時宇文氏段氏遠西鮮卑別部有反日陸春者以歲飢逐方彊數

人入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龍聞之甚慚時宇文氏段氏遠西鮮卑別部有反日陸春者以歲飢逐方彊數

侵掠廆廆卑辭厚禮以事之以遼東僻遠遷于徒河漢縣魏省故城在之青山後徙居之大棘城在錦州府

州義

冬十一月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字子翼

子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東字弘為秦玉都督關中瑋字彥為楚玉都

督荊州允字欽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胡三省注晉江州置于惠帝並假節之國立王子乂字士為長

沙王親度成都王晏度吳王熾帝懷豫章王演字宏代玉孫適字熙為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

樓望之適年五歲帝帝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志復用

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志復用

王佑濟從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軍中侯典禁兵帝為通高選僚佐以微

命為之傳實以時俗臺進趙少康讓當者崇讓論以為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

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微守貧賤不可得也駟驚進超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成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

輔政帝崩太子哀即位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

成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

輔政帝崩太子哀即位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

成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

輔政帝崩太子哀即位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

成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

配十年夏四月鮮卑慕容廆字奕洛環降以為鮮卑都督廆涉歸之子也先是涉歸死其弟刪篡位既而國人殺刪

迎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其俗謂天為字謂君為文故號宇文部遂以為氏胡三省曰宇文氏始見此有隙廆

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至是廆遣使請降詔以為鮮卑都督廆調見東夷校尉何龍以士大

之鬼乃改服戎衣而人人問其故廆曰主時宇文氏段氏遠西鮮卑別部有反日陸春者以歲飢逐方彊數

人入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龍聞之甚慚時宇文氏段氏遠西鮮卑別部有反日陸春者以歲飢逐方彊數

侵掠廆廆卑辭厚禮以事之以遼東僻遠遷于徒河漢縣魏省故城在之青山後徙居之大棘城在錦州府

州義

冬十一月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字子翼

子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東字弘為秦玉都督關中瑋字彥為楚玉都

督荊州允字欽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胡三省注晉江州置于惠帝並假節之國立王子乂字士為長

沙王親度成都王晏度吳王熾帝懷豫章王演字宏代玉孫適字熙為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

樓望之適年五歲帝帝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志復用

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志復用

王佑濟從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軍中侯典禁兵帝為通高選僚佐以微

命為之傳實以時俗臺進趙少康讓當者崇讓論以為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

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微守貧賤不可得也駟驚進超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成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

輔政帝崩太子哀即位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

成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

輔政帝崩太子哀即位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

成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

輔政帝崩太子哀即位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

成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

其一不知其二也

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閑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召華廙字長駿平原高唐人何邵曾之子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閑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于大司馬門外表求過墓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圖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

五月葬峻陽陵在洛陽縣北

賀善贊曰武帝即位如置設諫官禁馭奇異往往有可觀者然暗于知子納妃賈氏而敗五王之亂蔽于信讒疏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于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蓋以位為樂而無深長之思故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矣

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于眾將軍傅祗字子莊謂曰未有帝主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外羣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相調一年散騎侍郎何攀奏曰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令承大業而班實行爵優于革命之初輕重不倫且大晉卜世無窮制當垂後若

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于公而天下

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

楊濟遺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

為悔而逆畏以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括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而欲

性慳忠益而反見怨疾乎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畧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邵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馮翊太守孫楚字子荆太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宗室共參萬幾禍至無日

矣駿不從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昵

子既不免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通為太子。通既立。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拜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于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于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通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

琅邪王觀卒。

恭曰

子睿嗣。帝以元帝考魏書以元帝為晉將牛金子冒姓司馬為琅邪王。觀嗣。晉書元帝紀云。宣

牛氏而生。帝說互不同。故通鑑不采。今依考異之例。附注于此。

孝惠皇帝

姪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人。初。賈后為太子妃。常以如手殺數人。又以戟擲

晉代魏禪計定于賈充故武帝眷念其女若此而西晉之亡即賈后敗之大道好遺信哉

孕妾。子隨刀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于社稷。豈可以其女妒而忘之耶。妃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其助己。返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為楊駿所抑。殿中郎孟觀海東光人。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既至。觀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字思元琅邪王子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關脅之。索違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植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玠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玠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武帝立楊后玠上表請可問張華。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甯宮。復諷羣公奏曰。皇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于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

為庶人詣金墉城詔可。先是詔原駁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及太后廢有司復請以龐付廷尉行詔從之龐
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叔書謀反大逆皆載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
法所不容也公卿處謀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

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亮欲悅眾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

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願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

郭欽字叔武太原人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繇以謀駿功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澹字思弘

素惡繇屢譖于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注見于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郭與石崇陸機

附子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詔每謐及廣成君郭槐出皆降車道左望塵而拜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
擊以國為氏虞字仲治長安人左思字太冲臨淄人牽秀字成叔魏牽招子劉興字慶孫現字越石中山魏昌

人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太宰亮太保瓘以北軍中侯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

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周文王遺豐其文勸瑋自昵于賈后后留瑋領

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諧亮瓘于賈后曰將謀廢立后素

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

亮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瓘瓘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

遐字深收瓘長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不聽遂為肇所執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

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

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

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齊驎虞幡

驎虞仁戰驎于鹿泉曰楚王矯詔勿聽也眾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
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謐
幡上所以止兵

安在太保主簿劉絳等執黃幡掘登聞鼓訟增寃乃詔族誅榮聘追復亮璫爵位諡亮曰文成諡璫曰成

以賈楊張華裴頠字述民為侍中並管機要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諡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眾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兇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閭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廷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墪城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

賈后恐太后有靈覆而殯之仍施諸厭術

堊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四年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遂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紀五年夏荆揚兗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災焚累代之寶漢高祖斬蛇劍孔及二百萬入器械

索頭分其國為三部拓跋氏自悉祿立前事見三傳至祿官悉祿兄弟緡立緡死沙漢汗子弗立弗死叔父祿官

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濡水即今濡河自縣之獨石口外發源東北流稍南與熱河會又東入遵化州界至永

平府之樂亭縣入海之西祿官自統之居代郡參合陂在今山西大同府陽之北使兄子猗也諡桓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

城注見使猗也弟猗盧諡穆統之代人衛操字德與從子雄字世及同郡箕澹字世往依拓跋氏說猗也

猗盧招納晉人猗也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眾已而猗也度漠北巡因西

嗣六年匈奴郝度元反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老胡三省注羌居馬蘭山中因以為種落盧水胡胡三

胡居安定界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字子幾信用嬖人孫秀字季與雍州刺史解系解氏晉大夫解

連濟南著人爭軍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字子儀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彤使誅之秀友人為之

說彤得免倫遂用秀計深交事郭賈后大愛信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秋八月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

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氏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偕帝號圍涇陽注見前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

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果敢有仇無援宜詔孟觀

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于人此成禽耳

關中饑疫

冬十二月略陽氏楊茂搜據仇池山名在階州成縣西三秦記山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曰仇池初略陽清水今縣屬秦州縣西有西城漢晉時故縣也氏楊駒始

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駒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項王千萬孫飛龍浸強盛徙居略陽以

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

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是後楊氏遂世據仇池

丁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齊萬年走梁山在今陝西乾州西北胡渭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為貢治梁及岐是也一在乾州孟子太

遣之處攻萬年于六陌在乾州東令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

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秋七月雍秦旱疫米斛萬錢

九月以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寮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偏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事賣之

王戎或謂多持
善會計已棄戎

冰之義然實李
鑽核難過及
史傳特因其
顯而醜詠之
覺言之失實
空談已無實用
況將無同三語
真是模稜有何
元妙爾時風俗
敗壞一尚虛無
一務豪侈豪侈
以王石輩為宗
而徇利之鄙夫
託焉虛無以阮
謝輩為宗而徇
名之庸夫託焉
即小有彼善于
此而為善則均
知其人可以論
其世矣

恐人得種
常覽其核凡
所賞拔專事
虛名阮咸之
子瞻字十嘗
見戎戎問曰
聖人貴名教
老莊明自然
其旨異同瞻
曰將
無同戎咨嗟
良久遂辟之
時人謂之三
語擦是時王
所為尚書令
樂廣為河南
尹皆善清談
宅心外朝野
爭
山濤見之曰
何物老嫗生
不甯馨兒然
誤天下蒼生
者未必不可
非此人也廣
性沖約清遠
與物無競每
談論以約言
析理厭人之心
而其所不知
默如也凡論
人必先生稱
其長則短者
亦自見澄及
阮咸與物無
競每談論以
約言
王尼畢卓皆
以任放為達
輔之嘗酣飲
其子謙之屬
聲呼其父字
曰步國年老
不得為兩輔
之歡笑呼入
共飲
卓比舍郎醺
熟因夜至鑾
閣盜飲為其
亭酒者所縛
明旦視之乃
畢吏部也廣
聞而笑之曰
名教之中自
有樂
地何必乃爾
初何晏等祖
述老莊立論
以為天地萬
物皆以無為
本無也者開
物成務無往
不存者也王
衍之徒皆受
重之由是朝
士大夫皆以
浮誕為美廢
職棄業裴頠
著崇有論以
釋其蔽曰設
者深列有形
之累盛稱空
無之美長幼
之序混貴賤
之經無所不
至夫萬物之
生以有為分
者也故心非
事也而制事
必由于心禮
不可謂
心為無也匠
非器也而制
器又須于匠
不可謂匠非
有也由此而
觀濟有者皆
有也虛無奚
益于已有之
羣生
哉然習俗已
成頗論亦不
能救王澄字
平子戎從弟
樂廣字彥輔
南陽消陽人
阮修字宣子
陳留尉氏人
胡
母輔之字彥
國泰山奉高
人謝鯤字幼
輿陳國陽夏
人王尼字孝
孫城陽人畢
卓字茂世新
蔡銅陽人
戎八年秋八
月荊豫徐揚
冀五州大水

遣侍御史慰勞漢川流民 初略陽巴氏李氏李氏之先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其口歲出錢四千巴人呼賦為實因謂之實人漢末張魯據漢中李氏往依

之魏武平魯徙李氏之眾 有子曰持字元序字元流字元通皆有才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

關中薦饑略陽天水等六郡魏以漢畧陽縣置郡晉因之後周廢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

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苙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苙受流民

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且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漢晉分益州置梁州魏益

不可禁止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胡三省曰李持事始此

紀九年春正月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張華薦觀有文武才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遂

禽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徒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

而己漢建武中馬援領龍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叛類蓋宜永初叛亂

夷夏俱叛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

以成都王頴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顥字文恭安平獻王字之孫為鎮西將軍鎮關中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頴見而叱之謐怒言于賈后出之又以顯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顥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賈后淫虐日甚。私于太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模及張華議廢后。更

張華優游卒歲
之語一生學問
掃地倫秀之禍
乃自取耳

立謝淑妃。模華皆曰：「王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強，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顏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于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顏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即充妻郭槐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己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顏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顏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顏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于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顏不能從。帝為人聰敏，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

乎為私乎時天下鼠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如有
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
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極言其故忠曰詔郎令史復出法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
華華聲之忠肅疾不起人問其乃出曰張茂先華而出法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
所為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褻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秦靖知天下將亂指畧陽宮門銅蛇嘆曰會
見汝在荆棘中耳出法駁棄者謂出于法之外而為駁議也魯褒字元道南陽人韋忠字子節平陽人索靖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廢太子適為庶人。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

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公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

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于太子又曰趙榮武帝充華與后黨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釀于謀

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誦之為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

繼遊逸于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好陰陽小數多

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謔謂于后曰太子多畜私財

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許為有婢內簪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時

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之意左衛率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下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若得

公命皇太子因朝入謁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

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不以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威滿朝威柄

不一成可必乎后頗聞之以下為雍州刺史下飲藥死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十二月后詐稱帝不豫召

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

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

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武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

書如此令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

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其

子霸臧尚皆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淑媛霸亦尋卒

輒永康元年春正月皇后幽故太子適于許昌三月殺之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

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太子自太子之廢眾情忿怒衛督司馬雅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琦等謀廢賈后復

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侍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

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我言于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內應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

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于人明公素黨于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適于百姓之望以免罪耳不

深德明公不若還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太子報仇豈徒免禍且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

孫氏通鑑輯覽 卷三十 晉孝惠皇帝

明足以登豐城
劍氣而天變昭
彰焉有目共見
華坐昧先幾以
及於禍外當愧
其少子然此時
即去亦豈能終
免哉

反聞言殿中人欲廢皇
后迎太子后聞之甚懼三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尉氏注見雨血妖星見南方胡三省注星見妖而不太白晝見晉書天文志太白晝見與日爭中台天文志三台

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星圻張華少子翊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為相國道復故太子位號趙王倫孫秀使司馬

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乃將如顓猶為是言邢不顧而出倫矯詔敕三部司

馬晉左右二衛有前驅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令使車騎時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入廢中宮汝等從命賜爵關中侯

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冏字景治將百人排闥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齊王冏收后

王彤亦預謀因答曰梁超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問起事者誰時梁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粲賈午考竟召八

座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等于殿前華謂張林曰卿從

詔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武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

慮程據等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曰

愍立其子臧字敬為臨淮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已倫矯詔遣使賁金屑酒至金墉城賜賈后

死倫素庸愚復受制于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震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于倫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

之士以李重苟組為左右長史王湛劉謨為左右司馬束皙為記室荀崧陸機為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

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荀組字大章勗之子王湛束平

人劉謨潁國人束氏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因去諫字之足改姓為束皙字廣微陽平元成人荀崧字景獻

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子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趙王倫以允為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